

巴金的“朋友圈”:有情谊,更有信念

文学巨匠巴金(1904—2005)一生著有作品和译作1500万字,其中长篇小说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《寒夜》深受广大读者喜爱。在巴金的人生字典里,有两个很重要的词:一是读者,二是朋友。巴金曾说:“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是孤独的,我有朋友,我有无数的散处在各地的朋友。”胡愈之、叶圣陶、冰心、鲁迅、老舍等当代名人与他的友情更为人熟知。

“胡愈之给我照亮的路,也是我的生活道路”

胡愈之是我国进步出版事业先驱者,著名的政治活动家。1920年冬,16岁的巴金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,他给《东方杂志》编辑、上海外国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写信,请教有关世界语问题。胡愈之很快给巴金回信,认真解答巴金提出的问题,勉励巴金勤奋苦学世界语,为社会进步作贡献。胡的回信给巴金点燃了学习世界语的热情。

1921年5月,巴金在成都《半月》杂志上发表了《世界语之特点》的文章。1927年,巴金赴法国留学。1928年春胡愈之去法国,两人在巴黎第一次见面,共聚友情。那时胡愈之知道了巴金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《灭亡》,写信推荐给上海开明书店周素非,当知道

稿子已转给商务印书馆《小说月报》负责人叶圣陶时,胡愈之立即给好友叶圣陶写信,1929年1月至4月《小说月报》分4期连载了巴金的中篇小说《灭亡》,使巴金名声大振。

1933年,巴金的长篇小说《家》第一次出单行本和《巴金短篇小说》,都是通过胡愈之的好友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出版的。1933年7月,由胡愈之给生活书店筹划的《文学》杂志创刊。茅盾、郑振铎、胡愈之、叶圣陶任编委。在一次杂志社的聚会上,平时很少参加上海文学界活动的巴金,第一次与鲁迅、茅盾相识。抗日战争初期,上海成立文艺界抗日救亡协会,胡愈之被推荐为协会常务理事兼宣传部副部长,他支持茅盾、巴金创办

了《呐喊》周刊,后改为《烽火》,成为上海、广州、重庆及内地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刊物。

1951年3月,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宣告成立,时任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被推选为理事长,巴金被推选为理事,共同推进世界语工作。1986年1月16日,胡愈之在京逝世,患病卧床的巴金,得知消息后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,挥泪写下了一段文字:“作为一位90高龄的老人,他离开了这个世界,不会有什么遗憾,我虽然失去了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朋友,但是他的形象和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,在我的身边,不为名利,多做事情,不讲空话,要干实事,这是我给我照亮的路,也是我的生活道路。”

“叶圣陶是我终生的编辑老师”

26岁的巴金写完《灭亡》,将它邮寄到沪。

1929年1至4月,《灭亡》连载完毕,因为与当时国内青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苦闷、彷徨、惆怅,不知如何从何处去的情绪相吻合,又为杜大新的舍身求仁的殉道者的气概所感染,故那几期的刊物甫一上架就很快告罄。

《灭亡》发表后,巴金一发不可收,又拿出了《春天里的秋天》《海底梦》爱情三部曲《雾·雨·电》《家》等作品,蜚声文坛。1958年巴金写信给叶圣陶,信中说:“三十年前我那本拙劣的小说意外到了您的手里,您过分宽容地看待它,使我能够走上文学的道路。”

1977年,80多岁的叶圣陶

与同乡作家李劫人惺惺相惜

1891年出生的李劫人和巴金相差13岁,而两人都有过早年留学法国的经历,受过法国文学的熏陶,又同为川籍知名作家,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曾为全国人大代表,每年的二三月份都有机会到京相逢,虽然一位身在沪地、一位留守蓉

城,但两人惺惺相惜之感不在话下,平时沟通主要是通过鸿雁传书。其中一封信写道,

巴金老哥:今天接到赐寄的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》第六册,非常感谢!得此,则此书变成完璧,将来于我参考时大为有利,感谢!感谢!三月初

在京晤面,还要面谢!……

专此并颂新年纳福
李劫人 顿首一九六二年一月四日

巴金曾于1961年1月5日到李劫人的夔夔住所看望,同行的还有时任《四川省志》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的张秀熟,以及老

巴金与冰心近一个世纪“冰洁金坚”的友谊,甚至延续到第二代、第三代身上。冰心的子女叫巴金“舅舅”,巴金的子女叫冰心“姑姑”。

1933年,巴金在北平小住,与郑振铎、章靳以等一起创办《文学季刊》。为了给刊物组稿,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。

冰心后来回忆:“那时我们都很年轻,我又比他们大几岁,便把他们当做小弟弟看待,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。“在冰心眼里,靳以健谈,热情而活泼;巴金比较沉默,腼腆而略带忧郁。”

其实,他们的友情早在十年前已埋下伏笔。1922年夏,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,伴着满园蝉声读冰心的诗《繁星》,边读边学写“小诗”。

虽然只写了一二十首,但巴金说,那些“小诗”一直鲜明地印在他的心上,“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前面,而他,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”。

吟诗在前的,也许就是冰心。

巴金后来曾有过这样的回忆:“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。我们喜欢冰心,跟着她爱星星,爱大海,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。”1923年5月,巴金离家赴上海。经过泸县时,他特地上岸买了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《繁星》带在身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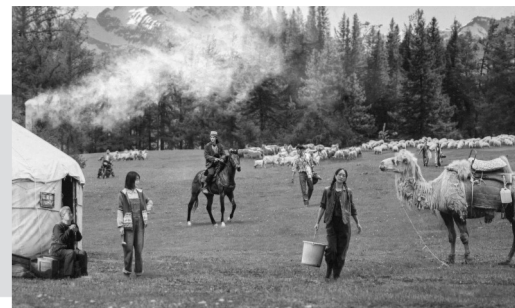
晚年,两位老人经常互送小东西“表白”。巴金故居里,有冰心送给他的放大镜,旁边展示着一张名片,上面写着:巴金老弟,送你放大镜,看书可以用。这是冰心晚年送给巴金放大镜时所附的。她还送给巴金一个看书架,怕他看书托不起。

朋友沙汀。李劫人和巴金相见的最后一面应该就是信上提到的“一切俟在京面谈可也”,即1962年3月在北京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,而谁曾想,这竟是最后的见面。(本版稿件综合《巴金的世界》《文艺报》、中国作家网等)

跟着冰心爱星星,爱大海

《我的阿勒泰》为何这么火

《我的阿勒泰》作为首部成功将散文影视化的尝试,打破了长期以来认为散文因情节薄弱而不适合改编成电视剧的成见。由马伊琍、周依然、于适主演的这部8集迷你剧,开创性地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,以轻喜剧的手法讲述普通人追求真实自我之旅,融合了诗意与散文的柔美,为观众带来一股清新之风。



《我的阿勒泰》讲述了生长在阿勒泰的汉族少女李文秀(周依然饰)在追逐梦想的道路屡次受挫,无奈之下回到家乡,结识了哈萨克少年巴太(于适饰)。

随着对这片朴野清新的草原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后,李文秀也产生了不同的感悟,用笔记录下这里的美好。

自由、狂野、浪漫、文艺 这是当下虚浮的国产剧中很难看到的特质。

剧组先后在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和哈巴河县等地拍摄,剧中成群的牧羊、马匹,空旷宁静的草原风光,还有质朴真诚的游牧民族应有尽有。

在这一刻,谁不想跟女主角一样远离城市的喧嚣,来奔赴这样一个充满原始生命张力的“乌托邦”?当然,除了沉浸

式体验民族风情,这部剧戏剧性的情节也超出观众预期了。女主角李文秀回家路上遇到牛群,浑身沾满牛粪,狼狈不堪地跑向自己的亲妈。

哪曾想亲妈都没认出来她,场面鸡飞狗跳,也让文艺范的画面有了不同的烟火气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没有用的人,李文秀为自家小卖铺“讨债”,结果却发现债主因醉酒冻死在暴风雪的天气中,只留下可怜的妻子和没有长大的孩子。

观众跟随女主角视角从一系列的琐事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,也在这些日常中去感悟生活、品味哲理。

当然,草原少年与城市女孩的相遇也极具浪漫与荒诞之感。

相比于偶像剧里的工业糖精,这部剧里的男女主角从

相遇到相知都是水到渠成的状态。

一直在说《我的阿勒泰》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电视剧,那么它到底跟国产剧有什么区别?

其一、体量短小 这部剧的内容比起40多集的电视剧不知道精练了多少。

不说废话,不强行制造狗血冲突,光是这一点就赶超了太多剧本。

其二、风光无限 看惯了都市剧、谍战剧等题材的画风,突然出现一个将镜头对准草原景象的剧作,简直太养眼了。

而在以往观众的认知里,民族剧总是土里土气的,但这部新作的导演擅长拍出浪漫之美。每一帧画面都是可以

做壁纸的程度,无疑是提升了

国剧的美商平均值。

其三、意蕴悠长

以前的国产剧总是在教育观众: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。但这部新剧是怎么说的?

“你看看这草原上的树啊,草啊,有人吃有人用,便叫有用。要是没有人用,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,自由自在的嘛!”

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这广袤天地中的一棵微不足道的小草,努力生存,证明自己的“有用”,但偶尔也可以放下包袱,就这么待着,享受自由。

《我的阿勒泰》告诉观众草原的美好、生命的美好、人性的美好,它的治愈感不是硬凹出来的,而是真正传到观众心里去的。

(据中华网5.10)

法国送给中国的那些“国礼”



皇帝的正妻为什么称为「后」

在中国古代皇宫中,皇帝拥有众多妻妾,但只有皇帝的正妻才能被称为“皇后”,这是为什么呢?“后”,原为君主之意。在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中记载:“商之先后,受命不殆,在武丁孙子。”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注道:“后,君也。”由此可知,上古时代,“后”是帝王的称号。例如大禹的儿子启,称为“夏后氏”;射日的羿,又称为“后羿”。在历史上,“后”是一个会意字。在甲骨文里,“后”左下方是一个口,右上方是一个拢起的手,后来金文将“后”字成镜像般翻转,拢起的手移到了左上方,翻转过来的“后”字便一直沿用至今。因为在上古的氏族部落中,一般发号施令者是有权威的女性,所以,“后”字也逐渐被引申为帝王的正妻之意了。(摘自《百科知识》)

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。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兴隆街1号的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,陈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国的国礼馈赠,生动叙述着新中国的外交历程。其中,也有来自法国的国礼。它们的背后,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?

蓬皮杜赠送《亚马孙河》挂毯

1973年9月,时任法国总统乔治·让·蓬皮杜应邀访华,他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欧国家在任元首。当时,蓬皮杜已罹患癌症,但他不愿像前总统戴高乐那样留有遗憾,所以不顾医生反对,坚持踏上访问中国的行程。访华期间,他带病参加了多项活动。

那次中国之行,蓬皮杜特意作为毛泽东主席精心挑选了一件主题为“亚马孙河”的艺术挂毯(图①)。该挂毯以法国画家让·皮卡发号施令者是有权威的女性,所以,“后”字也逐渐被引申为帝王的正妻之意了。(摘自《百科知识》)

龟、鱼虾河中追逐,彩色蝴蝶天空飞舞,生动营造出亚马孙河的悠长水系和神奇动植物世界。

密特朗赠送镂空时钟

1983年5月,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·密特朗访问中国。密特朗在讲话中说,“1961年,我以私人身份第一次访华;1981年,我代表法国社会党访华;这次我作为总统,代表法兰西共和国访问法国。这三次访华,我的身份虽然变了,但是对中国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”。这次访问中,他赠予邓小平一座镂空时钟(图②)。

萨科齐赠送世博会中国馆淡彩画

2010年4月,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·萨科齐访华,并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。

这次行程,萨科齐带来的国礼是一幅描绘1900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的钢笔淡彩画(图③)。这幅画中,建筑的正门是一座厚重的牌坊,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掩映在葱茏的绿荫中,充满了浪漫的东方格调。

奥朗德赠送雨果铜像

2015年11月,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·奥朗德第二次访华。那次访问中,奥朗德赠送了一座雨果铜像(图④)国礼。这座铜像由雨果故乡贝桑松的艺术家娜瑟拉·卡伊努创作。

据报道,奥朗德选择雨果雕像作为国礼,除了展示法国的文化魅力之外,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雨果对中国有着特殊情结。当年,听闻英法联军在圆明园所犯罪行后,雨果发表了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,批判了英法联军的无耻行径。

除了以上四件见证中法外交历史的法国国礼,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还展出了一件蓝釉几何纹瓷瓶。那是1970年7月,时任法国负责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级代表安德烈·贝当古访华,代表法国赠送的国礼。(摘自《华西都市报》何金蓝/文)